堯山堂外紀

堯山堂外紀卷六十二

晉陵蔣仲舒編

宋

韓侂胄字昂夫琦七世孫也封平原郡王頗棫草制言其得聖之清易祓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書獻頌者皆謂伊霍旦奭不足以擬其勳有稱為我王者

韓平原在慶元初其弟仰胄為知閤門事頗與寄議時人謂之大小韓求捷徑者爭趨之一日內燕優人有為衣冠到選者自敘履歷材藝應得

美官而留滯銓曹徘徊浩歎又為日者樊帽持扇過其旁邀使談庚甲問得祿之期日者厲聲曰君命甚高但於五星局中財帛宮若有所礙目下若欲亨達先見小寒更望成事必見大寒可也優蓋以寒為韓侍薌者皆縮頸匿笑時有宗室就試南宮者題詩客邸云塞衛衛風怯曉寒也隨舉子到長安路人莫作親王看姓趙如今不似韓

韓侂冑既逐趙汝愚至衡州暴卒或謂中毒云大學生敖陶孫賦詩于三元樓壁云左手旋乾右轉坤如何群小恣流言狼胡無地居姬旦魚腹終天吊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幸有史長存九泉若遇韓忠獻休詑如今有末孫陶孫方縱筆飲未一二行壁已舁去陶孫知必為韓所廉頃之捕者至矣急更衣持酒具下樓與捕者交臂問敖上舍在否對曰方酣飲亟亡命走閩

佗胄敗乃登第一陶孫字器之號臞庵懷才抜氣嘗有詩云蠟屐三萬卷落筆五千言

嘉太四年火及太廟而韓佗胄府獨全蓋殿帥馮時力為撲護耳洪舜俞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

韓佗胄嘗以冬月携家遊西湖遍覽南北兩山之勝末乃置宴南園族子判院與焉有獻牽絲傀

儡為土偶負小兒者名為迎春黃胖韓顧族子詠之即賦一絕云脚踏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綫斷兒童手骨肉都為陌上塵侂胄怫然不終宴而歸未幾禍作判院者趙不敏弟也不敏與錢唐名娼盼奴甚洽久之不敏日益貧盼奴周給之使篤于業遂捷南省得官授襄陽府司戶赴官三載想念成疾而卒有祿俸餘貲囑判院均分之一以膳判院一以送盼奴且言盼奴有妹小娟俊雅能詩可謀致之以為耦也判院至錢塘則盼奴一月前死矣小娟亦以於潛官絹誣攀繫獄倅從獄中召出詰之曰汝誘商人官絹百疋何以償之小娟叩頭言此亡姊盼奴事乞賜

周旋倅書其辭宛順以趙司户所寄付之小娟折書惟一詩云當時名妓鎮東吳不好黄金只好書借問錢塘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小娟得詩默默倅索和援筆書云君住襄江妾住吳無情人寄有情書當年若也來相訪還有於潛絹也無倅大喜盡以所寄物與之免其償絹且為脫籍歸判院偕老焉

韓平原甲第罷逐後改為寺監齋舍生有題二絕于壁曰掀天聲勢秖氷山廣厦空餘十萬間若使早知明哲計肯將富貴愽清閑花柳依然弄曉風才郎袖手去無蹤不知郿塢金多少爭似

盧門席不重。兩詩皆用董卓郿塢事

初侂胄擅權日一時獻佞者皆稱師王參知政事錢象祖嘗諫用兵與有隙史彌遠因與合謀旣得罷相之旨遂私謀杖殺之寧宗實不知也都下語曰釋伽佛、中間坐、胡漢神、立兩傍、文殊普賢自鬬、象祖打殺獅子、王鬬吞絕倒

京鏜字仲遠漢魏郢太守房之後晚得宋齊丘宅址古松百章自號松坡居士韓侂胄欲傾趙汝愚乃引以自助

上元前一日立春京仲遠賦漢宮春詞曰暖律初回又燒燈市井賣酒樓臺誰將星移萬點月滿千街輕車細馬隘通衢蹴起香埃今歲好土牛作伴挽留春色同來不是天公省事要一時壯觀特地安排何妨綵樓鼓吹綺席樽罍良宵勝景語邦人莫惜徘徊休笑我癡頑不去年年爛醉金釵

光堯之喪金遣使弔祭以京仲遠為報謝使金錫

燕汴亭仲遠與郊勞使康元弼言請免燕不許請撤樂亦不許至期虜促入席傳呼不絕仲遠趨退復位甲士露刃閉門仲遠排闥而出元弼等以聞其至仲遠留館俟命賦詩曰昂湖龍馭去無蹤三遣行人意則同忍因禮強更為吉禮東風終未變華風設令耳與笙鏞末只願身廢昂鑊中已辦滞留期得請不辭築館汴江東越七日竟獲免樂之命

歐陽修謚文忠京鏜亦謚文忠初謚文穆時有無名子作詩曰一在廬陵一豫章文忠文穆兩相望大家吹上梧桐樹自有傍人說短長

趙師睪字從善號東墻趙千里姪也睪卽古擇字觀其字曰從善蓋取擇其善者而從之義也尹京時有政聲戮杭州姦僧允奇

趙師睪於儀真拂雲亭有詩云落得公餘半日閑拂雲堂榭許躋攀眼前好景真如畫柳外人家江外山又道中詩云儀真樽酒賞花時比著江

南已較遲及至儀真花盡謝都梁纔見閙新枝語意流麗是為佳作

慶元初趙師羿為臨安尹嘗請盡以西湖為放生池作亭池上求國子司業高炳如文虎為記高故博洽疾時文浮誕痛抑之以此失士子心會記中有鳥獸魚鼈咸若商曆以興旣已鋟之石本流傳殆不可掩改商為夏痕刻猶存輕薄子作詞以譏之云高文虎稱伶俐萬苦千辛作箇

放生亭記從頭無一句說着官家盡把太師歸美這老子忒無廉耻不知潤筆能幾夏王却作商王只怕伏生是你

韓平原南園中有所謂村莊者竹籬茅舍宛然田家氣象平原嘗游其間甚喜曰撰得絕似但欠鷄鳴犬吠耳旣出莊游他所忽聞莊中鷄犬聲令人視之乃趙師睪所爲也平原大笑益親愛之其後侂胄敗有贈之譏詞曰堪笑明庭鴛鷺

甘作村莊犬雞。一日水山失勢。湯爆鑊煑刀剉

又曰侍郎自號東塘曾學犬吠村莊。今日不覓

搖尾。且尋土洞深藏。周公謹辨此事乃太學生私識師羿造謗為之又謂侂胄南園有沉香山高五丈立之凌風閣下乃枯柟耳賦詩云舊事淒涼尚可尋斷碑閑臥草深深凌風閣下槎牙樹當日人疑是水沉

史彌遠丞相浩之子

史浩與覺長老善一日浩坐廳上儼然見覺突入

堂中使人往寺廉之則報覺死矣茶頃浩後院

弄璋浩然知為覺也遂以覺為小名及長名
之曰彌遠後相兩朝二十六年權震海內時有
人作詩規之者曰前身元是覺闍黎業障紛華
總不迷到此更須睜隻眼好將慧力運金鎞
開禧間韓侂胄以用兵起釁中外憂患史彌遠定
計擁王玉津園側擊殺之命臨安府函其首詣
金人求和建陽劉淮為之詩云寶蓮山下韓王
府鬱鬱沉沉深幾許主人飛頭去和虜綠戶雕

窓鎖風雨九世卿家一朝覆太師宜詠魏公辱後車不悟有前車兀突眼中觀此屋高九萬詩云拂曉官家簿錄時未曾吹徹玉參差傷人不忍聽鸚鵡猶向金籠喚太師

史彌遠比周楊后出入宮禁外議甚譁有人作詠雲詞譏之云往來與月為儔舒卷和天也蔽及癈濟王而殺之也甚寃劉克莊有詩譏之云楊柳春風丞相府梧桐夜雨濟王家

史彌遠枋反韓侂胄所為時頗稱治及濟王不得
其死論者紛起遂專任憸壬以居臺諫李知孝
梁成大等為之鷹犬搏擊善類士流無耻者多
以鑽刺進秩宮宴時有伶人執拳石以大鑽鑽
之久而不入嘆曰鑽之彌堅一伶遽扑其首曰
汝不去鑽彌遠却來鑽彌堅可知道鑽不入也
舉座弁栗翌日彌遠杖伶人而出之境又蜀閫大宴有
優為衣冠者數輩皆稱為孔門弟子相與言吾
儕皆選人遂各言其姓曰吾為常從事吾為于

從政吾為吾將仕吾為路文學別有二人出曰吾宰予也夫子曰於予與改可謂侻倖其一曰吾顏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其人憤然曰吾季為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為獨改宰予曰吾錯遠改汝何不類回曰吾非不錯而錯堅耳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錯再遠乎

史彌遠欲占育王寺地作墳衆僧俯首莫敢誰何有一小僧曰我有一策阻之作偈云寺前一塊地常有天子氣丞相要作墳不知主何意用是題於通衢史意遂息

史彌遠死已久一夕其家聞叩門聲曰丞相歸舉

家駭匿比入門燈轎紛紛升堂即席子婦皆出羅拜訊慰平生歷歷囑家事索紙筆題詩云冥路茫茫萬里雲妻孥無復舊為羣早知泡影須臾事。悔把恩讐抵死分。

鄭清之 安晚先生

鄭清之在太學十五年殊困滯無聊及試青紫明主恩詩押明字短晷逼暮思索良艱漫檢韻中有頳字可押遂用為末句云他年裳渥澤方玉

帶圍頳歸為同舍道之皆大笑曰綠衫尚未能得着乃妄思繫玉乎已而中選攀附史彌遠官至極品竟賜玉馬遂成吉讖

宋時臨安三學之橫盛於景定淳祐之間鄭清之當國議行諸州各試之法以散遊學之士於是相率而去作文告先聖曰斯文將喪嗚呼天乎吏議逐客嗚呼人乎乘桴浮海嗚呼聖乎遯世無悶嗚呼士乎敢告又作詩云塞翁何必恨失

馬城火可憐殃及魚。一笑出門天萬里擔頭猶有所焚書。又詩云鄭五不去國金陵深誤君校存知必毀書在已如焚自是清流禍非千北黨分歸歟雖幸矣恨未效朱雲。大學古語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其清苦而貧亮也嘉定以後放飲酬沉黃甸錯落攘門要路陽為嬌激陰則附麗而徒以徒吻劇舌嗟門黃國是去古語遠矣時有詔禁士庶不得用青凉傘多以皁絹為之有通一詔絕于朝天門自古然易青為皁且從權中原多少黃羅繖何不多多出賞錢聞者啓萬後遂盡用黑油繖焉又車駕饗景靈宮太學武一學宗學諸生俱在禮部前迎駕有作十七字詩

曰駕幸景靈宮諸生盡鞠躬頭烏身上白米蠹蓋譏其幞頭襴服歲糜廩祿不得出身年年迎駕也

王荆公詠北高峯塔云飛來峯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鄭清之詠六和塔云經過塔下幾春秋每恨無因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知歸卧舊林丘。二詩皆自喻荆公作於未大用前安晚作於既大用後然卒皆如其意

馬光祖號裕齋人謂光祖尹臨安
猶之包孝肅尹開封云

淳祐間史嵩之入相以二親年耄慮有不測預為起復之計時馬光祖未卒哭起為淮東總領許堪未終喪制起為鎮江守臣里巷為十七字謠曰光祖做總領。許堪為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

寶祐間馬裕齋尹臨安不畏貴戚豪猾庭無留訟福王府訟民不入賃房錢民云房漏裕齋判云・晴則雞卵鴨卵雨則盆滿鉢滿福王若要房錢

直待光祖任滿唐裴諝為河南尹有投牒誤書紙背諝判云這畔似那畔那畔似這畔我也不辭與你判笑殺門前著靴漢又婦人同投狀爭猫兒狀云若是兒猫兒即是兒猫兒若不是兒猫兒即不是兒猫兒諝大笑判其狀曰猫兒不識主簿家猢老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裴諝遂納其猫兒爭者亦止

馬裕齋尹臨安日有士子踰墻盜人室女事覺到官裕齋試踰墻摟處子詩士人秉筆云花柳平生債風流一段愁踰墻乘興下處子有心摟謝砌應潛越韓香許暗偷有情生愛慾無語強嬌

羞不負秦樓約。安知漢獄囚。玉顏麗如此。何用讀書求。裕齋喜甚卽判一減字木蘭花詞云多情多愛。還了平生花栁債。好箇檀郎。室女為妻也合當。傑才高作聊贈青蚨三百索。燭影揺紅。一記取冰人是馬公。遂令女歸生且厚贈之

方岳字巨山歙人號秋崖賈似道號秋壑時人有秋崖秋壑一般秋之語幼為趙丞相慕容趙父名方乃改姓萬旣而又為丘岳端明屬於是復改名為萬山

方秌崖除夜小盡生日辭曰今朝二十九。明日初

一怎欠箇秋崖生日客中情緒老天知道這月
不消三十　春盤縷翠春釭搖碧便涅做梅花
消息雪邊試問是耶非今夕不知何夕
方秋崖客中遇新雪賦一剪梅詞曰誰剪輕瓊做
物華春遶天涯水遶天涯園林曉樹恁橫斜道
是梅花不是梅花　宿鷺聯拳倚斷槎昨夜寒
些今夜寒些孤舟簑笠釣烟沙待不思家怎不
思家

方秋崖以諫去國高九萬贈詩云忠言歷歷未曾行盡載圖書出帝京餘子但知才可忌先生當以去為榮門闌竹石關心久部曲溪山照眼明長嘯歸餘莫惆悵淛江風定自潮平

謝方叔 字惠國淳祐末與吳潛為左右丞相

謝方叔自寶祐免相歸江西寓第壬申正月公薨居無他忽報雙鶴相繼而斃公喟然嘆曰鶴既仙化余亦從此逝矣於是區處家事凡他人負

衆一切焚之沐浴朝衣焚香望闕遥拜次詣家廟祝白招親友從容叙別遂大書偈曰罷相歸來十七年燒香禮佛學神仙今朝雙鶴催歸去一念無慙對越天瞑目靜坐須臾而逝

吳潛 字毅甫號履齋 嘉定丁丑狀元

吳履齋和吳夢窗 文英 賦梅調寄聲聲慢云换晴挨暖載酒呼朋夷猶東園西園綠萼枝頭兩三初破輕寒平生自甘寂寞占冷枝不爲人妍林

逋去問影跡香暗誰賦其問空想故山奇事。正一烱橫嶺曲月浸溪灣。杏錯挑訛那時青子都圓。惟曉夢窓知處對翠禽依約神仙休引角怕征人淚落塞邊

具履齋贈建寧妓唐玉賀新郎詞云可意人如玉小簾櫳輕勻淡竚道家粧束。長恨春歸無尋處。全在波明黛綠看冶葉倡條渾俗。比似江梅清有韻更臨風對月斜依竹看。不足詠不足。曲

屏半掩春山簇。正輕寒夜永花膳半欹殘燭。縹渺九霞光裡夢香在衣裳賸馥又只恐銅壺聲促試問送人歸去後。對一奩花影垂金粟腸易斷情難續。

吳履齋為人豪雋在相位其兄弟多以附麗登庸賈似道與隙遂為飛謠于上曰大蜈公小蜈公盡是人間業毒蟲寅緣攀附百蟲叢若使飛天能食龍語聞謫循州中毒死後似道遭貶時人

題壁云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樂復憂西湖依舊流　吴循州賈循州十五年間一轉頭人生放下休

賈似道字師憲台州人少落魄遊博會其姊有寵于理宗十數年超致相位時有朱某者以劉千賈稱頓首萬拜因號朱萬拜

賈似道初入相有人作詩云收拾乾坤一擔擔上肩容易下肩難勸君高着擎天手多少傍人冷眼看

賈似道嘗作堂曰半閒每治事畢則入堂中打坐有佞人上糖多令詞大稱其意其詞曰天上謫星班青牛度關幻出蓬萊新院宇花外竹竹邊山軒冕倘來閒人生閒最難筭真閒不到人間一半神仙先占取留一半與公閒

賈似道欲行富強之策是時劉良貴為都曹尹天府吳勢卿餉淮東入為浙漕遂交贊公田事欲先行之浙右俟有端緒則諸路倣行之于是以

官品限田、立回買派買之目、民間騷然、有為詩云、襄陽累載困孤城、豢養湖山不出征、不識咽喉形勢地、公田枉自害蒼生、其後又立推排打量之法、白沒民產、有人作詩云、三分天下[illegible]分亡、猶把山川寸寸量、縱使一坵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又有作沁園春詞云、道過江南、泥墻粉壁、右具在前、述何縣何鄉里、住何人地、佃何人田、氣象蕭條、生靈憔悴、經界從來未必然、唯

何甚為官為已不把人憐　思量幾許山川況
土地分張又百年西蜀巉巖雲迷鳥道兩淮清
野日驚狼烟宰相弄權奸人罔上誰念干戈未
息肩掌大地何須經理萬取千焉
御史陳伯大奏立士籍似道毅然行之凡應舉及
免舉人州縣給曆一道親書年貌世系及所肄
業于曆首執以赴舉過省參對筆跡異同以防
偽濫時人有詩譏之云戎馬掀天動地來襄陽

幾處哭聲哀歎章束手全無策却把科場惱秀才又有詞云士籍令行條件分明逐一排連問子孫何習父兄何業明經詞賦右具如前最是中間娶妻某氏試問于妻何與焉鄉保舉那當着押開口論錢祖宗立法于前又何必更張萬萬千箕行閑改會限田放羅生民凋瘵膏血俱朘只有士心僅存一脉今又艱難最可憐誰作俑陳堅伯大附勢專權

賈似道令人販鹽百艘至臨安太學生有詩云昨夜江頭湧碧波滿船都載相公醝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賈聞之遂以士人付獄

賈似道開閫日有桃符一聯云咲迎珠履三千客坐擁貔貅百萬兵人皆稱美一客獨咲曰若是則客居主位矣何不曰坐擁貔貅兵百萬咲迎珠履客三千賈大喜厚贈之他如感行塞北幾千里春滿淮南第一州陽春青雨三千里明月香風十二樓皆門客所餉獻者

賈似道一日招馬廷鸞　梦鼎飲行令舉一物與人還詩一聯似道云我有一局棋付與棋師棋師得之予我一聯詩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廷鸞云我有一竿竹付與漁翁漁翁得之予我一聯詩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梦鼎云我有一張犂付與農夫農夫得之予我一聯詩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似道不悅而罷

賈似道偶退居湖山有一蜀僧襤褸徘徊其側賈問之曰汝為何僧對曰某詩僧也賈適見湖中有漁翁遂命賦之僧請韻賈以天字為韻僧應口對曰籃裏無魚欠酒錢酒家門外繫漁船幾回欲脫簑衣當又恐明朝是雨天賈喜厚贈之

廖瑩中賈似道門客也嘗撰福華編以紀鄂功八月八日似道生辰瑩中獻木蘭花慢云請諸君着眼來看我福華編記江上秋風鯨紫漲雪鴈

徼迷烟一時幾多人物且我公雙手護山川爭覩階符瑞衆又扶紅日中天　因懷下走奉橐鞬磨盾夜無眠知重開宇宙活人萬萬合壽千千兒驚太平世也要東還赴上是何年消得清時鐘鼓不妨平地神僊又郭居安聲聲慢云捷書連晝甘酒通宵新來喜沁堯眉許大擔當人間物力須彌年年八月八日長記他三月三時平生事想祇知天語不遣人知一庑閒心鶴外

被乾坤繫足虹玉腰圍閶闔雲邊西風萬籟吹齋歸舟更歸何處是天教家在蘇堤千千歲吐周公多箇綵衣且侑以儷語云綵衣宰輔古無一品之曾參袞服湖山今有半閒之姬旦時似道母猶在養所謂三月三者蓋頌其庚申蘋草坪之捷而歸州乃舫齋名也賈大喜旣而語客曰此詞固佳然失之大俳安得有着綵衣周公乎

賈似道有異志有一術士能拆字賈以策畫地作奇字與之拆術者曰公相之志不諧矣道立又不可道可又立不成公默不語禮而遣之恐泄其事使人害諸途

有富春子善風角鳥占賈秋壑招之一日叩以飲食之事客寫緘封明日賈宴客湖舟至暮賈立船頭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之句廖瑩中言日已晚可拆書觀之諸事不及唯有月明星稀烏

鵲南飛八字衆皆驚賞

賈似道嘗齋雲水千人其數已足有一道士衣裾襤褸至門求齋主者以數足不肯引入道士堅求不去不得已于門側齋焉齋罷覆其鉢于案而去衆將鉢力舉之不動啓于似道自往舉之乃有詩二句云得好休時便好休收花結子在綿州始知真僊降臨而不識也後死木綿菴此其兆云

文及翁字時學號本心綿州人文山通譜

文及翁登第後期集遊西湖一同年戲之曰西蜀有此景否及翁即席賦賀新郎云一勺西湖水渡江來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陽花世界烟渺黍離之地更不復新亭墮淚簇樂紅粧搖畫舫問中流擊楫何人是千古恨幾時洗　余生自負澄清志更有誰磻溪未遇傳岩未起國事如今誰倚仗衣帶一江而已便都道波神堪

恃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咲指梅花蕊天下
事可知矣
理宗朝嘗欲舉行推回畝田之令有言而未行至
賈似道當國卒行之文及翁作百字令詠雪以
譏之云沒巴沒鼻煞時間做出漫天漫地不問
高低併上下平白都教一例鼓弄滕六招邀巽
二只恁施威勢識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　最
苦是鵝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

生都不曾挨上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紅日
萬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原是我的
文本心典淮郡蕭條甚謝賈相啓有云人家如破
寺十室九空太守若頭陀兩粥一飯
葉李字太白宋亡入元上書獻鈔式世皇嘉納遂為至元鈔
賈似道當國時行公田關子兩法民間苦之葉李
時為太學生上書力詆似道怒嗾林德夫告葉
泥金飾齋扁不法令嶽吏鞫之云只要你做一

箇麻糊葉卽口占一詩曰如今便一似麻糊也
是人間大丈夫筆裏無時那解有命中有處未
應無百千萬世傳名節二十三年非故居寄語
長安朱紫客盡心好上帝王書遂遭黜流嶺南
及放還似道謫漳州相遇諸途葉以詞贈云君
來路吾歸路來來去去何時住公田關子竟何
如國事當時誰汝誤雷州户崖州户人生會有
相逢處客中頗恨乏蒸羊聊贈一篇長短句

堯山堂外紀卷六十三

晉陵蔣仲舒編

宋

江萬里字子遠元人破襄陽時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饒州破赴止水死

馬遠嘗畫三教圖釋迦中坐老子儼立于傍孔子乃作禮於前盖内璫故令作此以侮聖人也理宗詔江子遠作贊子遠贊云釋氏趺坐老聃傍睨惟吾夫子絕倒在地遂大稱之

文天祥本名雲孫字天祥後以字貢于鄉理宗見其名曰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因字宋瑞

寶祐丙辰上元里人有叩箕仙塲事者云文章天下無雙手到底由知是吉祥其年文山擢第一

德祐初牒報元師渡江詔諸路勤王天祥乃發郡中豪傑拜結溪洞山蠻應之或議其倡狂時士方為之歌曰出師自古尚張皇何况長江恣擾攘聞道義旗離漕口已驅兆騎走池陽先將十

萬來迎敎最好諸軍自累糧○説與無知饒舌者

文魁元不是猖狂

賈餘慶劉岊相繼降元一日函遠亭夜集北人然火亭前聚諸公列坐行酒賈有名風子滿口罵坐毀宋朝人物無遺以此獻佞北惟疊疊笑劉數奉以淫褻諸酋專以為笑具于舟中取一村婦至亭中使薦劉寢據劉交坐諸酋又嗾婦抱劉為戲文山不勝悲憤口占剌之剌賈云甘心

賣國罪滔天酒後猖狂詐作顛把酒逢迎酋虜
笑從頭罵坐數時賢剌劉云落得稱呼浪子劉
樽前百媚佞旃裘當年鮑老不如此留遠亭前
犬也羞時淮南閫帥夏貴歸附元授中書左丞凡四年死有人贈以詩云自古誰無死惜公遲四年間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人弔其墓云享年八十三而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
祥興初張弘範襲執文天祥於五坡嶺以客禮見
之至厓山張命李恒索公書諭張世傑降公乃

書道零丁洋詩與之詩云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落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拋絮身世飄搖雨打萍皇恐灘頭說皇恐零丁洋裏歎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李不能強持詩達張張但稱好人好詩竟不逼

元丞相伯顏統兵入杭謝全兩后以下皆赴北有王婉儀者題滿江紅於驛云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會記得恩承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

簪妃后裏暈𣶒蓮臉君王側忽一朝鼙鼓掲天來繁華歇　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霑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竇車曉驛關山月只嫦娥相顧肯從容隨圖缺王名清惠字中華後為女道士　此辭傳播中原文山讀至末句歎曰惜也夫人于此少商量矣因為代作一篇云試問琵琶胡沙外怎生風色最苦是姚黄一朶移根仙闕王母忺闌瑤宴罷仙人淚滿金盤側聽行

宮半夜雨淋鈴聲聲歇　彩雲散香塵滅銅駝
恨那堪說想男兒慷慨嚼穿齦血回首昭陽離
落日傷心銅雀迎新月算妾身不願似天家金
甌缺又和云燕子樓中又捱過幾番秋色相思
處青年如夢乘鸞仙闕肌玉暗消衣帶緩淚珠
斜透花鈿側最無端蕉影上窗紗青燈歇　曲
池合高臺滅人間事何堪說向南陽阡上滿襟
清血世態便如翻覆雨妾身元是分明月笑樂

昌一段好風流菱花缺

元至元庚辰五月文璧自惠州入覲右丞相帖木兒不花曰此人是文天祥弟帝曰那箇是文天祥博羅對曰即文丞相上嗟嘆久之曰是好人也次問璧右丞相奏是將惠州城子歸附底帝曰是孝順我的當時有詩云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煖北枝寒璧號文溪皇慶中丞相子陞仕爲集賢學士奉使贛州道卒時有挽之者云地

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先是丞相子道生佛生皆流離中故已治命以陞為後按陞為壁之子則陞之失其本心有自矣

陳文龍興化人初在太學累試不入格一日夢太學土地岳侯請交代自謂必歿于學既而廷對第一前夢不復記矣及守鄉郡又夢神通詩首言交代後著年月日至元心甚駭俘未幾俘至杭拘繫于太學病將絕歎曰皇宋不亡之前鬼神已奉虜正朔矣吾今病且死而逢因太學得無為太學土地乎果卒

度宗龍飛榜陳文龍為廷魁胡躍龍為省元時范文虎為殿帥孫虎臣為步帥有人對云龍飛策

士狀元龍省元龍虎帳得人殿帥虎步帥虎

景炎初興化軍降元陳文龍被執至合沙以詩寄仲子訣別云斗壘孤危弱不支。書生守志誓難移。自經溝瀆非吾事。臣死封疆是此時。須信壘臣堪釁鼓。未聞烈士樹降旗。一門百指淪胥北。唯有丹衷天地知。

陸秀夫當時有先兆曰擎天者文天祥棒日者陸秀夫

景炎三年夏四月衛王卽位海上陸秀夫爲首相

時播越海濱庶事疎略每朝會秀夫獨儼然正
立如治朝雖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
及厓山兵潰秀夫先驅其妻子入海即負帝同
溺或畫爲圖者林景熙賦詩云紫宸黃閣共樓
船海氣昏昏日月偏平地已無行在所丹心猶
數中興年生藏魚腹不見水死抱龍髯直上天
版蕩純臣有如此流芳千古更無前

謝枋得字君直因東坡有溪上青山三百疊之句遂以爲號

德祐丙子元師入信州謝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山至元中御史程文海等交薦累名不赴行省叅政魏天祐復被旨集守令戍將迫蹙上道臨行以詩別常所往來者曰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豈無龔勝潔人間何獨伯夷清義高便覺生堪捨禮重方知死甚輕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蔡正孫和云山色愁予渺渺青平生心事杜鵑行霜饕雪虐天

終定歲晚江空水自清肩上綱常千古重眼前榮辱一毫輕雖明坤順文箕事此是先生素講明時士友詩盈几張叔仁詩云打硬修行三十年如今證驗作儒仙人皆屈膝甘爲下公獨高聲罵向前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直一文錢到頭畢竟全清節留取芳名萬古傳枋得會其意甚稱之至燕不食而死

鄧剡字先薦以字行別字中甫因號中齋

鄧光薦隨駕至厓山厓山潰光薦赴海虜舟拔出之張元帥待以客禮與文天祥俱出嶺別於建康後天祥坐燕獄中集杜云南宮吾故人才名三十年江城秋日落此別意蒼然

鄧光薦宋亡以義行著嘗賦鷓鴣詩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牸馱天長地闊多網羅南音漸少北語多肉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

鄧光薦又有贊文丞相像曰目煌煌兮踈星曉寒

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兮璧完血化碧兮
心丹嗚呼孰謂斯人不在世間

家鉉翁則堂先生

元兵南下次髙亭宋朝納降吳堅為左相家鉉翁
為叅政與賈餘慶劉岊為祈請使北行文天祥
詩云當代老儒居首揆殿前陪拜率公卿又云
程嬰存趙眞公志賴有忠良壯此行前謂吳後
謂家也至北鉉翁抗節不屈拘留河間世祖崩

成宗卽位始賜衣服遣還鄉里年逾八十矣林

景凞有詩送之云瀕死孤臣雪滿顚氷氊齧盡

偶生全衣冠萬里風塵老名節千年日月懸淸

淚秋荒遼海鶴古魂春老蜀山鵑歸來親舊驚

相問禾黍離離夕照邊

信世昌字雲父東平人公子無忌之後

信雲父北方之儒也元兵南下爲張弘範館客文

山被獲弘範命雲父欵待之日侍談論頗有向

南之意贈文山詩云宗廟有靈賢相出黔黎無恙大皇明文山因敎以詩法雲父恍有所得明日袖出一絕云東風吹落花殘英猶戀枝莫怨東風惡花有再開時言文山不忘宋而宋必中興也一日謂文山曰高麗地方數千里昨喪其半遂稱藩大元喜其不拒歼侵彊歸之今傳自如故大宋衣冠正統非高麗比北必不無禮於社稷也文山領其意紀以詩曰東魯遺黎老子

孫南方心事北方身幾多江左腹金容便把君王作路人益是時宋臣多有反面事北者文山詩云遺老猶應愧蜂蟻故人乂已化豺狼又云黑頭汝自誇江令冷齒人猶笑褚公皆有所指

謝翱字皐羽福之長溪人徙甫城號晞髮子

宋亡文天祥被執謝皐羽悲不能禁嚴有子陵臺孤絕千尺時天涼風急挾酒登之設天祥主跪酹號慟取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來兮

何極魂去兮江水黑化為朱烏兮其味爲食歌竟竹石俱碎失聲大哭人莫能測明年没葬子陵臺南初翱以朋友道葬作許劒錄未就其友人為作許劒亭於墓右

劉會孟 字辰翁號須溪廬陵人私印古篆三代人物四字

劉須溪題蘇李泣別圖云事已矣泣何為蘇武節李陵詩噫

劉須溪元宵雨辭云角動寒譙看雨中燈帀寒意

蕭蕭星毬明戲馬歌管雜鳴刁泥沒膝舞停腰。燄蠟任風消更可憐紅啼桃臉綠顰楊橋　當年樂事朝朝曾錦鞍呼妓金屋藏嬌。園香春醉酒。坐月夜吹簫今老去倦歌謠嬾殺杜家喬漫三杯擁爐覓句斷送春宵

張孟浩贈須溪詩云首陽餓夫甘一死叩馬何曾罪辛巳淵明頭上漉酒巾義熙以後為全人蓋宋亡之後劉竟不出仕云

鄭思肖所南先生宋已不仕因改名寓思趙之意趙孟頫才名當世惡其以宗室而受元聘遂與之絶

鄭所南善墨蘭獨不畫土人問其故答曰土為番人奪去題詩其上云一國之香一國之殤懷彼懷王于楚有光

鄭所南每遇歲時伏臘輙野哭南向拜聞北語必掩耳亟走晉題書塾云不知今日月但夢宋山川題鄭子封寓舍云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

受一人恩題寒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零
落北風中
汪元量字大有號水云從謝后北遷老宮人能詩者皆其倡歎或謂瀛國公善詩亦水雲敎之
度宗時汪水雲以善琴出入宮掖元兵入城賦詩
云錢唐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亂
嘶臨警蹕三宮洒淚濕鈴鑾童兒賸遣追徐福
厲鬼終須滅賀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嬋娟應是

嫁。嗚呼。韓頎之從三宮北去。留滯燕京。時有王清惠張瓊英皆故宮人。善詩。相見輒涕泣。元量嘗和清惠詩云。愁到儂時酒自斟。挑燈看劍淚痕深。黃金臺迥少知巳。碧玉調高空好音。萬葉秋聲孤館夢。一窻寒月故鄉心。庭前昨夜梧桐雨。勁氣瀟瀟入短襟。

元世祖聞汪元量善琴。召入侍鼓一再行。駸駸有漸離之志。而無便可乘也。遂哀懇乞爲黃冠。世

皇許之瀕行與故宮人十八人釃酒城隅鼓琴敘別不數聲哀音哽亂淚下如雨張瓊英送之詩云客有黃金共璧懷如何不肯贖奴回今朝且盡穹廬酒後夜相思無此杯

少帝之寓燕京也淒涼無賴時汪水雲以黃冠放還少帝作詩送之云黃金臺上客底事又思家歸問林和靖寒梅幾度花元量既還錢唐往來彭蠡間風蹤雲影倏無寧居人莫測其去留之

蹟遂傳以為仙多畫像祀之宋之初興也始於後周恭帝顯德七年恭帝方八歲及其亡也終于少帝德祐二年少帝方六歲名顯而德顯二字竟與得國時符合

汪水雲題王導像云秦淮浪白蔣山青西望神州草木腥江左夷吾甘半壁只緣無淚灑新亭元量有詩一帙皆叙宋亡事知云亂點傳籌殺六更風吹庭燎滅還明侍臣奏罷降元表臣妾簽名謝道清餘詩大抵類是元馬易之題其帙後云三日錢唐海不波子嬰繫組納山河兵臨魯國猶絃誦客過商墟獨嘯歌鐵馬渡江功赫奕銅人辭漢淚滂沱知章喜得黃冠事野水閑雲一釣蓑

唐珏字玉潛號雷門先生後獲黃袍引兒報德之夢生子珙為名儒

元世祖二十一年甲申桑哥為相與江南浮屠總攝楊輦真珈相表裏嗾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毀宋諸陵明年乙酉正月桑哥矯制可其奏於是發諸陵唐時年三十二歲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貸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轟飲酒且酣唐慘然具以告願收瘞遺骸乃斲文木

為匱複黃絹為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蒞地以藏為文而告詰旦事訖來集出白金羨餘酬戒勿泄越七日總浮屠下令裒陵骨雜置牛馬枯骼中建白塔於杭故宮曰鎮南以厭勝之杭民悲戚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唐葬骨後又於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於所函土堆上作冬青行曰馬箠問髐形南面欲起語野麕尚屯束何物敢盜取餘花拾飄

蕩白日哀后土六合忽怪事蜿龍掛茅宇老天
鑒區區千載護風雨

唐又有感雷震白塔詩云冬青花不堪折南風吹
涼積香雪搖搖華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
羊兒年犬兒月霹靂一聲天地裂其後至正十九年爲周張士誠遣平章張士信守杭壞白塔甃城塔亡而元亦剗至於亡

唐復有夢中詩四首曰珠亡忽震蛟龍睡軒弊寧
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川風雨鬼神驚

一坏自築珠丘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珠鳧玉鴈又成埃斑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年時寒食節天家一騎奉香來或以為林德陽景熙事拔曹與

林本同事者羅有開鄭明德傳之乃各立異不免傳疑